

四 书 集 注

朱

熹
註

四

書

集

註

孟
子

中華書局印行

孟子序說

史記列傳曰。孟軻。

趙氏曰。孟子。魯公族孟孫之後。騶人也。騶亦作鄒。本韓國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孔子之

孫名伋。索隱云。王邵以人爲衍字。而趙氏註及孔道既通。趙氏曰。孟子通五經。尤長於詩書。程子曰。孟子等書。亦皆云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。未知是否。

則久。可以速則速。孔子。聖之者也。故知易者莫如孟子。又曰。王皆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然後春秋作。又曰。春秋無義戰。又曰。春秋天子之事。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。尹氏曰。以此而言。則趙氏謂孟子長於

詩書而已。豈知孟子者哉。游事齊宣王。宣王不能用。適梁。梁惠王不果所言。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

事情。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。孟子始至梁。其後二十三年。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。齊人伐燕而孟

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。然考異亦無他據。又未知孰是也。當是之時。秦用商鞅。楚魏用吳

起。齊用孫子田忌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。以攻伐爲賢。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。

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。序詩書。述仲尼之意。作孟子七篇。趙氏曰。凡二百六十一章。三萬

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韓子曰。孟軻之書。非軻自著。軻既沒。其徒萬章公孫丑。相與記軻所言焉耳。愚按二說不同。史記近是。

韓子曰。堯以是傳之舜。舜以是傳之禹。禹以是傳之湯。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。文武周

公傳之孔子。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不得其傳焉。苟與揚也。擇焉而不精。語焉而不

詳。程子曰。韓子此語。非是。陷襲前人。又非鑒空撰得。出必有所見。若無所見。不知言所傳者何事。

○又曰。孟氏醇乎醇者也。苟與揚大醇

而小疵。

程子曰。韓子論孟子甚善。非見得孟子意。亦道不到。其論苟揚則非也。荀子極偏駁。只一句性惡。大本已失。揚子雖少過。然亦不謂性。更說甚道。

○又曰。孔子之

道。大而不能博。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。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後離散。分

處諸侯之國。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。源遠而末益分。惟孟軻師子思。而子思之學。出

於曾子。自孔子沒。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。故求觀聖人之道者。必自孟子始。

程子曰。孔言參也魯。

子顏子沒後。終得聖人之道者。曾子也。觀其啓手足。然時之言。可以見矣。所傳者子思。孟子皆其學也。

○又曰。揚子雲曰。古者楊墨塞路。孟子辭

而闢之。廓如也。夫楊墨行。正道廢。孟子雖賢聖。不得位。空言無施。雖切何補。然賴其

言。而今之學者。尙知宗孔氏。崇仁義。貴王賤霸而已。其大經大法。皆亡滅而不救。壞

爛而不收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。安在其能廓如也。然向無孟氏。則皆服左袵而言侏

離矣。故愈嘗推尊孟氏。以爲功不在禹下者。爲此也。

或問於程子曰。孟子還可謂聖人否。程子曰。未敢便道他是聖人。然學已到至處。愚按至字恐

言作聖字

○程子又曰。孟子有功於聖門。不可勝言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。孟子開口便說

仁義。仲尼只說一箇志。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。只此二字。其功甚多。○又曰。孟子有大功於世。以其言性善也。○又曰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。皆前聖所未發。○又曰。學者全要識時。若不識時。不足以言學。顏子陋巷自樂。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時。世既無人。安可不以道自任。○又曰。孟子有些英氣。纔有英氣。便有圭角。英氣甚害事。如顏子便渾厚不同。顏子去聖人。只毫髮閒。孟子大賢。亞聖之次也。或曰。英氣見於甚處。曰。但以孔子之言比之。便可見。且如冰與水精。非不光。比之玉。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。無許多光耀也。

楊氏曰。孟子一書。只是要正人心。教人存心養性。收其放心。至論仁義禮智。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。論邪說之害。則曰。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。論事君。則曰。格

君心之非。一正君而國定。千變萬化。只說從心上來。人能正心。則事無足爲者矣。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。心得其正。然後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。性非所先。可謂誤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。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謂率性。循天理是也。外邊用計用數。假饒立得功業。只是人欲之私。與聖賢作處。天地懸隔。

中華書局據四
部備要本校刊

孟子卷之一

朱熹集注

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

孟子見梁惠王。

梁惠王，魏侯晉也。都大梁。僭稱王。諡曰惠。史記：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禮厚幣，以招賢者，而孟軻至梁。

王曰：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

以利吾國乎？

叟，長老之稱。王所謂利，蓋富國彊兵之類。

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
仁者，心之德；愛之理；義者，心之制。

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。下文乃詳言之。後多放此。

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。

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

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

乘，去聲。饜，於豔反。○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

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國危，謂將有弑奪之禍。乘，車數也。萬乘之國者，天子畿內地方千里，出車萬乘；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車千乘也；千乘之國，諸侯之國；百乘之家，諸侯之

大夫也。弑，下殺上也。饜，足也。言臣之君，每十分而取其一分，亦已多矣。若又以義爲後，而以利爲先，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，其心未肯以爲足也。

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

義而後其君者也。

比言仁義未嘗不利，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。遺，猶棄也。後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愛其親，義者必急其君，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，則其下化之，自親戴於己也。

王亦曰：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

言言之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○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。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。

陶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。所謂毫釐之差，千里之繆。此孟子之書，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。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○太史公曰：余讀孟子書，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：嗟乎！利，誠亂之始也。夫子之言利，常指其源也。故曰：放利而行，多怨。自天子以下，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異哉？程子曰：君子未嘗不欲利，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。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。當是之時，天下之人，惟利是求，而不復知有仁義。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，所以拔其源而救其弊，此聖賢之心也。○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賢者亦樂此乎？

樂音洛，篇內同。○沼，池也。鴻鴈之大者，麋鹿之小者。孟子對曰：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此一章之大指。

詩云：經始靈臺。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鹿鹿攸伏。

麋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

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。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音棘，鹿音憂，鶴音詩。

此引詩而釋之，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。詩大雅靈台之篇，經量度也。靈台，文王台名也。營，謀爲也。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終日也。亟，速也。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子來，如子來趨父事也。靈囿，靈沼，台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

鹿，此鹿也。伏，安其所不騷動也。濯濯，肥澤貌。鶴鶴，潔白貌。於，歎美辭。切，滿也。孟子言文王惟用民力，湯而民反蠶桑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樂其所有，蓋由文王能愛其民，故民樂其樂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。

誓曰：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。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音易，喪去聲。

而釋之，以明不賢者雖有此而不樂之也。湯誓，商書篇名。是也。日，指夏桀害何也。桀嘗自謂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此日何時亡乎？若亡，則我寧與之俱亡。蓋欲

而釋之，以明不賢者雖有此而不樂之也。湯誓，商書篇名。是也。日，指夏桀害何也。桀嘗自謂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此日何時亡乎？若亡，則我寧與之俱亡。蓋欲

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，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。

○梁惠王曰：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

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

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

寡人諸侯自稱，言寡惠之人也。河內、河東，皆魏地。凶，歲不熟也。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

孟子對曰：王好

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，以五

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曰：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曰：王知如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

也。

好，去聲。填，音田。○填，鼓也。兵以鼓進，以金退。直，猶但也。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。惠王能行小惠，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，不可以此而笑彼也。楊氏曰：移民移粟，荒政之所不廢也。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

而徒以是爲盡心焉，則未矣。

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

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

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勝，音升。數，音促。罟，音古。洿，音烏。○農時，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。凡有興作，不違此時，至冬乃役之也。不可勝食，言多也。數，密也。罟，網也。洿，低下之地。

水所聚也。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，魚不滿尺，市不得粥，人不得食。山林澤，與民共之，而有厲禁，草木零落，然後斧斤入焉。此皆爲治之初，法制未備，且因天地自然之利，而樽節愛養之事也。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，

祭祀棺槨所以送死，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。今皆可以責之，則人無所恨矣。王道以得民心爲本，故以此爲王道之始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

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數口之家。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飢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也。衣去聲。畜。敕六反。數。去聲。王。去聲。凡有天下者。人稱之曰王。關平聲。半在田。二畝牛在邑。田中不得有木。恐妨五穀。故於隴下植桑。以供蠶事。五十始衰。非帛不煖。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畜。養也。時。謂孕字之時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。七十非肉不飽。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畝之田。亦一夫所受。至此則經界正。井地均。無不受田之家矣。庠序。皆學名也。申。重也。丁寧反覆之意。善事父母爲孝。善事兄長爲悌。頒。與斑同。老人頭。牛曰黑者也。負。任在背。戴。任在首。失民衣食不足。則不服治禮義。而飽煖無教。則又近於禽獸。故既富而教以孝悌。則人知愛親敬長。而代其勞。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。衣帛食肉。但言七十。舉重以見輕也。黎。黑也。黎。黑髮之人。猶秦言黔首也。少壯之人。雖不得衣帛食肉。然亦不至於飢寒也。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。極裁成輔相之道。以左右民。是王道之成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。人死。則曰。非我也。歲也。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。曰。非我也。兵也。王無罪歲。斯天下之民至焉。

李。平表反。刺。七赤反。○檢。制也。李。

鐵死人也。發。發倉廩以賙貸也。歲。謂歲之豐凶也。惠王不能制民之產。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。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。至於民飢而死。猶不知救。則其所移轉民間之粟而已。乃以民不加多。歸罪於歲凶。是知刃之殺人。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。不罪歲。則必詭自反。而益脩其政。天下之民至焉。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。○程子曰。孟子之論王道。不過如此。可謂實矣。又曰。孔子之時。周室雖微。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。故春秋以尊周爲本。至孟子時。七國爭雄。天下不復知有周。而生民之類。炭已極。當是時。諸侯能行王道。則可以王矣。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。蓋王者。天下之義主也。聖賢亦何心哉。戰天命之收與未改耳。○梁惠王

曰。寡人願安承教。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。孟子對曰。殺人以梃與刃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梃。徒面反。

以刃與政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孟子又問而王答也。曰。庖有肥肉。廄有肥馬。民有飢色。野有餓莩。

此率獸而食人也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。而使民飢以死。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。獸相食。且人惡之。爲民父母行政。不免於率

獸而食人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惡之之惡。去聲。惡在之惡。平聲。○君者。民之父母也。惡在。猶言何在也。仲尼曰。始作俑者。其無後

乎。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。俑。音勇。爲去聲。○俑。從葬木偶人也。古之葬者。束草爲人。以爲從衛。謂之刲靈。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。則有面目機發。而太似人矣。故孔子惡其不仁。而言其必無後也。孟子言此作俑者。但用象人以葬。孔子猶惡之。況實使民飢而死乎。○李氏曰。爲人君者。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。然徇一己之欲。而不卹其民。則其流必至於此。故以爲民父母告之。夫父母之於子。爲之就利避害。未嘗頃刻而忘於懷。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。○梁惠王曰。晉國天下莫強焉。叟之

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。東敗於齊。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。願比

死者一酒之。如之何則可。長。上聲。喪去聲。比。必二反。酒與洗同。○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。魏氏共

十七年秦取魏少梁。後魏又數獻地於秦。又與楚將昭。○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。魏氏共

戰敗亡其七邑。比。猶爲也。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。孟子對曰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百里小國也。然

下之民歸之矣。王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。薄稅斂。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。脩其孝悌忠信。入以事

五

其父兄。出以事其長上。可使制梃。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省所梗反。斂。易。皆去聲。釋。奴豆反。長。上聲。○省刑罰。釋稅斂。此

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易。治也。撻。板也。盡已之謂忠。以實之謂信。君行仁政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。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。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。彼奪其民時。使不得耕耨

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。兄弟妻子離散。養。去聲。○彼。謂敵國也。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

敵。夫。音扶。○陷。陷於阱。溺。溺於水。暴虐之意。征。正也。以彼暴虐其民。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。往正其罪。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。則誰與我爲敵哉。故曰仁者無敵。王請勿

疑。仁者無敵。蓋古語也。百里可王。以此而已。恐王疑其正闊。故婉使勿疑也。○孔氏曰。孟子見梁襄王。惠王之志。在於報怨。孟子之論。在於救民。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。蓋孟子之本意。○孟子見梁襄王。

襄王。惠王之子。名赫。出。語人曰。望之不似人君。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吾對曰。定

于一。語。去聲。卒。七沒反。惡。平聲。○語。告也。不似人君。不見所畏。言其無威儀也。然。急遽之貌。蓋容貌辭氣。乃德之符。其外如此。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。王問列國分爭。天下當何所定。孟子對以必合于一。然

後定也。孰能一之。王問。對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。嗜。甘也。王復問也。對曰。天下莫不

與也。王知夫苗乎。七八月之閒旱。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。沛然下雨。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

如是。孰能禦之。今夫天下之人牧。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。則天下之民。皆

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。由水之就下。沛然難能禦之。夫。音扶。浡。音勃。由。當作猶。古字借用。後多放此。○周七八

月夏五六月也。油然而雲，威貌。沛然，雨盛貌。淳然，興起貌。禦，鑄止也。人牧，謂牧民之君也。順，順也。盡好生惡死，人心所同，故人君不嗜殺人，則天下悅而歸之。○蘇氏曰：孟子之言，非苟爲大而已，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，未有不以爲迂者矣。予觀孟子以來，自漢高祖及光武，及唐太宗，及宋太祖皇帝，能一天下者，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，其餘殺人愈多，而天下愈亂。秦晉及隋，力能合之，而好殺不已，故或合而復分，或逸以亡。○孟子之言，豈偶然而已哉？

○齊宣王問曰：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齊宣王，姓田氏，名辟疆，諸侯僭稱王也。齊桓公，晉文公，皆霸諸侯者。孟子

對曰：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則王乎？道，言也。孟子

門五尺童子，登聞鼓，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。亦此意也。以已通用無已，必欲言之而不止也。謂王天下之道。曰：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曰：保民而王，莫之

能禦也。保，愛也。護也。曰：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曰：可。曰：何由知吾可也？曰：臣聞之胡斨曰：王坐

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牛何之？對曰：將以釁鐘。王曰：舍之，吾不忍其觶觶。

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釁鐘與？曰：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，不識有諸？斨，音核，舍，上聲。觶，音斛，觶，音速。

與，平聲。○胡斨，齊臣也。釁，新鑄鐘成，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罍，酹也。觶，觶，惡懼貌。孟子述所聞胡斨之語而問王，不知果有此事否。曰：有之。曰：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

以王爲愛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，卽所謂則隱之心仁之端也。擴而充之，則可以保四海矣。故孟子指而言之，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。愛猶

也。王曰：然誠有百姓者，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卽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

羊易之也。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護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。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彼惡知

之。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。則牛羊何擇焉。王笑曰。是誠何心哉。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

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惡平聲。○異怪也。隱痛也。釋猶分也。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。而以羊易牛乎。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。王不能然故卒無以

自解於百姓之言也。曰無傷也。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。聞

其聲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遠去聲。○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。術謂法之巧者。蓋牛既所不忍。露鐘又不可廢。於此無以處之。則此心雖

發而終不得施矣。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。未見羊則其未形而無所妨。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。此所以爲仁之術也。醫謂特死而哀鳴也。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。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。施

於見聞之所及。其所以必遠庖廚者。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。王說曰。詩云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。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。

反而求之。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。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。說音悅。忖七本反。度。

待洛反。夫我之夫音扶。○詩小雅巧言一篇戚戚心動貌。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。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。曰有復於王者曰。吾力足以

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。則王許之乎。曰否。今恩足以

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。輿薪之不見爲不用

明焉。百姓之不見保。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。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與平聲。爲不之爲。去聲。○復白也。鈞三十斤。百鈞至

重難舉也。羽。鳥羽。一羽。至輕易舉也。秋毫之末。毛至秋而未銳。小而難見也。輿薪。以車載薪。大而易見也。許猶可也。今恩以下。又孟子之言也。蓋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故人之與人。又爲同類而相親。是以惻隱之發。則於

民切而於物緩。推廣仁術。則仁民易而愛物難。今王此心能及物矣。則其保民而王。非不能也。但自不肯爲耳。曰。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。何以異。曰。挾太山

以超北海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

故王之不王。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。是折枝之類也。語去聲。爲長之爲。去聲。○形

狀也。挾。以腋持物也。超。躍而過也。爲長者折枝。以長者之命。折草木之枝。言不難也。是心固有。不待外求。擴而充之。在我而已。何難之有。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。以

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。刑于寡妻。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邦。言舉斯心。加諸彼而已。

故推恩足以保四海。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。無他焉。善推其所爲而

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與平聲。○老。以老事之也。吾老。謂我之父兄人之老。謂人之父兄。幼。以幼畜之也。吾

幼。謂我之子弟。人之幼。謂人之子弟。運於掌。言易也。詩。大雅思齊之篇。刑。法也。寡妻。寡德之妻。謙辭也。御。治也。不能推恩。則衆叛親離。故無以保妻子。蓋骨肉之親。本同一氣。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。故古人必

由親親推之。然後及於仁民。又推其餘。然後及於愛物。皆由近以及遠。自易以及難。今王反之。則必有故矣。故復推本而再問之。權。然後知輕重。度。然後知長短。物皆

然。心爲甚。王請度之。度之之度。待洛反。○權。稱錘也。度。丈尺也。度之。謂稱量之也。言物之輕重長短。人所難齊。必以權度之。而後可見。若心之應物。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。而不可不度。

以本然之權度。又有甚於物者。今王恩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。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。而仁民之心輕且短。失其當然之序。而不自知也。故上文既發其端。而於此請王度之也。抑王興甲兵。危

士臣。構怨於諸侯。然後快於心與。與。平聲。○抑。發語辭。士。戰士也。講結也。孟子以王愛民之心。所以輕且短者。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。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。有甚於

殺穀陳之牛者。故得以問。王曰。否。吾何快於是。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不快於此者。心之正也。而必爲此者。欲誘之也。欲之所誘者。獨在於

是。是以其心尙明於他。而獨暗於此。此其愛民之心。所以輕短。而功不至於百姓也。曰。王之所大欲。可得聞與。王笑而不言。曰。爲肥甘不足

於口與。輕煖不足於體與。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。聲音不足聽於耳與。便嬖不足使令

於前與。王之諸臣。皆足以供之。而王豈爲是哉。曰。否。吾不爲是也。曰。然則王之所大欲可

知也。欲辟土地。朝秦楚。莅中國。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與。平聲。爲

肥。抑爲。豈爲。不爲之爲。皆去聲。便。令。皆平聲。辟。與。開同。朝。音朝。○便嬖。近習嬖幸之人也。已。語助辭。辟。開廣也。朝。致其來朝也。秦楚。皆大國。也。臨也。名。如若也。廣爲。其與。其結怨之事。緣木求魚。言必不可得。

王曰。若是其甚與。曰。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。雖不得魚。無後災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盡心

力而爲之。後必有災。曰。可得聞與。曰。鄒人與楚人戰。則王以爲孰勝。曰。楚人勝。曰。然則小